



凡塵曉遇
專欄

父親的身體

□李曉

老韓是我交往了30多年的朋友。有天晚上，我與老韓在外面一家老館子喝酒，他突然問我一個奇怪的問題——“你與父親的身體，長大成人後，有過多少次親密接觸？”

父親已駕鶴遠上白雲3年時間了。父親生前，寡言、沈鬱，極少表揚我，如果實在是憋不住了，就對我微微點頭，嘴里含混不清地“嗯哈”一聲，算對我的一點肯定。我總覺得父子之間外在的淡漠，讓我無法對父親表現出親密感情。那年，父親患了一場大病後行動不便，有天我攙扶他下樓，父親顯出忸怩的神情，他實在是不願意我去碰觸他的身體，但腿腳的無力，父親已沒有了往日威嚴。我扶著他的身體，也感覺摸到了一根電線似的高度敏感。那天，父親下了樓，拗著性子要自己歪斜顛抖著身子走路，他回頭對我突然咕啞了一句：“謝謝你啊。”望著父親那可憐又逞強的目光，我心里酸酸的。

老韓聽了我對父親的回忆，他跟我說起了他與父親的事。

老韓的父親住在鄉下老家，今年88歲了，感覺這些年枯萎得特厲害，小小的一團兒蜷縮著，回老家時看到父親趴在村前那棵大槐樹前捂住胸口喘氣，遠遠望去宛如一只大青蟲。

老韓不知多少次懇求，“爸，來城里跟我們一起住吧。”父親连连摆手，“不了，不了。”

父親的理由有一大串：老房子要留人，地里的菜要人種，雞鴨要人喂，橘子樹要修枝，池塘要清淤，老烟囪要冒烟，鄰里人家要有個相互照應……父親在村里老鄉們面前感到自豪，“我那兒子啊，在城里有出息，常給我錢，我也用不完。”父親把老韓給的錢，拿到鄉里銀行存上定期，時常在心里盤算著一年的利息收入。

父親從鄉下，也一趟一趟來城里看老韓。人老了，兒子就是心里扎根的一棵樹，望上一眼，渾濁老眼也會放光。

去年冬日的一天，父親又來城里看兒子了。上電梯時，父親來回回了好幾趟，却糊塗了，兒子到底住的是幾樓呢。還是一個鄰居認得父親，把父親帶到了老韓的家。父親謙卑而歉意地笑著，搓著雙手說：“瞧我這記性噢，都老糊塗了。”

父親來的那天，老韓給父親本來是準備有單間睡覺的，但家里還來了客人，老韓便安排父親和自己睡一個房間。父親洗了腳便早早上床睡覺，老韓輕聲問：“爸，你就不看一會兒電視？”父親笑呵呵地說：“我先上床，給你暖和一下被子，我這把老骨頭啊，還是有些熱量的。”

老韓在客廳陪客人閑聊，聽到父親在那邊發出了均勻細小的鼾聲。父親在鄉下，和母親也是早早地睡了，天不亮就起床，到屋後山坡去轉悠，听鳥鳴，看秋露冬霜，或扛著一把鋤頭就下了地。

客人去睡覺後，老韓看了一會兒書，倦意來了，便上床睡覺。父親的鼾聲大了，張著嘴，口水也流出來了。老韓這才看見，父親的嘴里，有好多牙都沒了。被角掉了下來，老韓替父親輕輕掖上。父親被驚醒了，睜開眼坐起身問：“兒啊，天亮了？”“爸，還早著呢，我正要睡。”老韓上了床，被窝里好暖和啊。老韓想起小時候在鄉下，天冷，父親常摟著他睡，屋頂青瓦上，是滴答的雨聲。父親沒

在家時，老韓就瑟縮著身體，睡到天亮，被子還是冷冰冰的。老韓大學畢業後來到城里，銜泥築巢，安身立命。而父親和母親，在鄉下，像草一樣老去了。

熄了燈，老韓感到很困，却睡不著了。旁邊睡著的這個男人，就是他的父親，突然感覺有些難為情了。老韓人到中年，有很多年沒和父親睡在一張床上了，他覺得身上的肌膚，竟微微有些排斥，真不習慣了。這個男人，給了他生命，也是他在城里的惦記挂念。可一旦和這個男人睡在了一起，怎麼就覺得有些不自然了呢？他輕輕縮起了腿，却还是碰上了父親的腳，本能地抖動了一下。

父親醒了，說：“兒啊，爸睡覺打呼嚕，你先睡。”父親抬了抬被子，把被子順到他這邊來。這是熟悉的動作，父親怕他冷了，像小時候睡在一起一樣，兒子總是摟抱著被子睡，父親常涼著半边身子。還有小時，老韓端著一個裂了口的土碗，在門前使勁扒拉著米飯，那時他正長身體，比父親的飯量還大，常听见父親在刮著鍋底的飯，刮鍋時發出的声响，让人忍不住想磨牙。

40多年了，老韓沒和父親睡在一起了。是5年前吧，父親病了，來城里住院。晚上他在病房照料父親，困了倒在床上呼呼就睡著了，但很快醒來。父親竟起床，一把拔掉了正輸液的管子：“來吧，兒子，你來睡，爸沒事了。”

那天晚上，老韓在被窩里的體溫，感覺像血液的溫度一樣涌流過來。他悄然起身，把被子順著父親那邊扯過去。爸啊，你好好睡，兒子今天晚上就陪你一夜。天剛蒙蒙亮，父親便起床了，老韓這才發出輕微的鼾聲，在晨曦里悄悄睡去。

听了老韓跟他父親的事，我想起父親生前那趨於肥胖的身體，多想扑上前去，緊緊地擁抱他一下。我想您，雲端里的父親。

（作者系重慶市萬州區五橋街道幹部）



病痛親密了我和父親（組詩）

□王景雲

學會騙人

父親，只有二年半文化
不用筆記本，都能清清楚楚地
記得車間的車、銑、刨、磨床的型號
什麼機床用幾號機油
幾月幾日幾點開黨員大會
幾月幾日設備檢查

現在，父親
一天幾次忘關廁所燈
看著我，總老叫：淑珍，怎麼才回家

爸，我是雲兒，不是媽
你就是淑珍，我老婆，咋一會兒不見
就學會騙人了

恨自己

工作幾十年，你修好了
無數台普通機床、精密機床
却修不好自己這台
破舊的機器

醫生查房時，對我說
你已經連續發燒20多
天，身體的

好多零部件，都——
恨自己，沒能女承父業
認真學習機修。把自己學成
你最喜欢用的那把活動扳手

同樣的問題

已輸完液半小時，父親又問
雲兒，給我找藍色開關
“哪有什麼開關，才取了針
連吊瓶一起拿走了”
“不是輸著的嗎？”
他看著空空如也的吊瓶架說

一下午，他輸了兩次液
就問了我兩次同樣的問題

撿不起來

父親，這張被雨水打濕的薄紙片
臥病在床。每次扶他坐起
都怕，怕輕輕一碰
就再也撿不起來
（作者系重慶市作協會員）

我爹

羅藝

我爹的職業是瓦匠。全鎮士農工商，都叫他羅師傅。

唯一一次听人直呼其名，大概是我幾歲時候。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娃兒，不像現在的小孩子，一個個被家人照看得像寶貝一樣。那時父母，每天有做不完的活路，哪有心思管娃兒？于是我們兄弟仨，幾乎處於散養狀態。

那日在十字街頭散養。眼見有人搭了一座木台子，牽了電線，架了擴音器和高音喇叭。台子上人的聲音從喇叭里傳出來，聲嘶力竭，威風凜凜，全鎮老少都能听见。一群閑人和趕街的農民，漸漸圍攏在木台子下方。說是召開群眾大會。主持大會的大人我不認識。大人們說的什麼我也听不懂。但突然听台子上的人大喊一聲，把羅××押上來。這句話我聽懂了。

羅××是我爹的大名。

就見我爹被人五花大綁，從人群中押了出來。我爹的脖子上吊著一塊寫滿黑字的大木牌子。他是被人推上木台子的。我見我爹在木台口站定，被人按下了腦袋，彎腰面對台下看熱鬧的群眾。我在台子下人縫里看得真切，吓得哇哇大哭。剛哭喊了三兩聲，一雙大手把我攔腰抱起，出了人群，往北街走。我奮力哭喊，雙手亂打一气，兩腿在空中亂蹬。抱我的人似笑非笑，鼻音濃重地說：“你這個娃娃，莫哭莫鬧。格老子的，哪有兒子看爹挨斗的？！”

抱我的人姓楊，漆匠，我爹的工友。楊漆匠常來我家閑坐。我會高興地爬上他的二郎腿，坐在腳脖子上，逼著他讓我騎馬，同時看他玩一只錚光瓦亮的打火機。我爹讓我叫他——打火機叔叔。

批斗我爹的群眾大會上，我第一次知道了我爹的大名。原來他並不叫羅師傅。打火機叔叔把哭鬧的我抱回家，交給我的婆婆（奶奶），告狀說，他在十字街看他爸挨斗呢。

婆婆眼淚汪汪，接我于懷中，傷心、嘆息、無語。

我爹在我小時候的印象中十分模糊。他常年待在工地上。我對他的存在感幾乎為零。但多年以後回想，我與我爹的關聯，還是有迹可循的。

某一年的除夕夜，我爹一身風雪，不知道從哪個工地上趕回家中過年，給我過年的禮物是一雙藍色鞋面的網球鞋。我試著鞋子的大小，高興不到三分鐘，腦袋上就挨了我爹一記响亮

的耳光。他抽空檢查我的寒假作業，看到的是歪歪扭扭的鉛筆字，大怒，這哪是寫字？這是鬼畫桃符！那是我爹賞給我的唯一一記耳光。

其實我的瓦匠爹，並不是粗魯蠻橫之人。他初小畢業，沒什麼文化，却喜歡看書听報听廣播，然後與街坊鄰居分享“扯閑篇”。哪知道說者無意，听者有心，竟被不懷好意的人舉報到革委會。那十字街頭搭台的批斗，罪名就是我爹“收听敌台”。我媽大駭，到處問人啥是敌台？敌台在哪裡？

應該是粉碎“四人幫”前兩年，我爹“扯閑篇”的習慣，變成了唱戲。他唱京劇，也唱很少听见的黃梅戲。有一個夏天的夜晚，室內悶熱，室外蚊子多如牛毛，咬得人渾身起小疙瘩。我爹帶我爬到河邊倉庫的樓頂上乘涼。在那黑漆漆的樓頂上，我爹與工友享受著河風說著話。工友中有人悄悄拉起了小提琴。我爹興起，突然唱起歌來，是我從來沒有听過的“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邊是家鄉”。工友的琴可能多年沒有摸過，琴聲啞啞，斷斷續續。我爹的哼唱也是有一句無一句，却讓我“大開眼界”。

真正讓我感激我爹的事，是我參軍後接到的第一封家書。我爹在信中寫道：兒兒，見字如面……我的天，離家還不到一個月呢，爹想兒來兒想爹，我的瓦匠爹，以書面語呼喚我的小名。我體驗到了濃濃的親情，意識到什麼是父子情深。

隨著我當兵遠離家鄉，我爹的經歷只能從來來往往的書信中略知一二。那年我從軍校畢業回家，見到堂屋正中牆壁上挂了一幅“松鶴延年”工藝美術畫，這才知道我爹剛剛做了五十大壽。但是無論如何，我也想象不出他的徒子徒孫是如何給他祝壽的。

人生苦短，短暫得让人心懼。怎麼也想不到，我爹剛過了六十周歲生日，就因突如其來的心梗，撒手人寰。在他隆重的葬禮上，我與兄弟披麻戴孝，哭泣著走過早已老去的十字街，送他上山。

我爹的坟址是我親自選定的。坟在南門外的荒山坡上，距他的出生地南街，不到一公里。他的坟墓鄰居，是讓我小時候騎過馬馬的楊漆匠，我的打火機叔叔。

瓦匠與漆匠，一對患難好友。生前是工友，作古了也不離不弃。他們來過這個世上的痕迹，正在消融殆盡，空留下兩堆黃土，讓我們後輩深深懷想。
（作者系重慶市作協會員）

父親的生日

□李光輝

他記不清自己的生日
到底是哪一年哪一月哪一天
現在我們所知晓的他的出生時間
是他早年在辦理戶口本和身份證時
憑自己想象說出來的

因為他的父母很早就去世了
跟他說過出生的時間
但是他沒能記住
他的父母也沒什麼文化
未曾把他的生日記在本子上

每一年的那一天
我們都要聚集在他的周圍
满怀感恩地陪他過生日
雖然有些稀里糊塗
但却一派歡天喜地

他記不清自己的生日也好
我們便可以把他出生的時間
往後面推一下
讓他能够再年輕幾歲
比現在更加身體硬朗精神矍鑠
（作者系重慶新詩學會會員）